

程

七月黑青見公䟽時政八事以奏

上悉嘉納

○按言行錄行狀并載云黑青者一物黑而小遠遠負黑氣一片而來金睛脩尾其疾如風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被傷出黃水徧城驚擾公因上䟽言

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今妖物頻興豈非

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譴告示警實欲躋斯世於平康之域也往因災變文武群臣嘗舉政事當興當革者上達矣荷蒙

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茲妖物之見寧不有在乎

皇上年誌 卷三 元始堂

皇上洞知此異以為  
上天示警恐懼脩省不違自寧誠可謂善於事天者  
矣復條具時政八事以獻一謂財用為軍國之仰  
給不可不節如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則財不  
妄耗矣二謂玩好為伐德之斧斤不可不慎如四  
方常貢外不受異物則遠人自格矣三謂言路之  
開為通達下情也諸色人等許直言自達善者聽  
允不善者亦不加罪四謂刑罰之設以誅有罪也  
分遣部使審囚以理冤抑務使情真罪當而輕重  
適中五謂停不急營造役不以時則民不堪生  
怨讟之聲于是乎興除城樓垣域所當建外餘悉  
停止六謂實三邊軍儲糧餉不足則軍無所恃而  
戰陳之勇于是乎隳務充實邊備不致臨期悞事  
七謂守沿邊關隘蓋關口之立所以禦外侮也逐  
一看視脩葺必令堅固不致緩不濟事八謂增置  
雲南巡撫蓋地方之重不可任用匪人也雲南

無巡撫必增置大臣一員為之鎮守凡此八條皆  
時政所在伏望

聖明承納施行則妖孽無不殄滅人心無不安靜矣凡  
數千言皆極懇到切至

上是其言悉  
嘉納焉

### 復疏毀玉皇祠

○按行狀言行錄并載云成化丙申秋七月  
上命建玉皇祠于宮北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公上

疏力沮之疏畧曰  
皇上為此無非上為 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用

圖保安 宗社于萬萬年之久  
皇上敬天勤民之盛心人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為合

理昔傳說告高宗曰噴于祭祀時為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釋之者曰祭不欲嘖嘖則不敬禮不

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况曰  
天者至尊無對尤非若他神明比而玉皇即天神也  
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責今願別立以祀則  
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伏  
望

聖明將前項神祠傳罷神像送官觀侍奉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庭一應齋醮之設悉  
且停止自後

聖節等項脩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為曩曩庶  
天心昭監可以變災為祥而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上是其言即日盡皆罷之而祠遂廢

又疏傳取起運松杉等木

○按言行錄云成化丙申秋七月工部以蓋造  
乾清宮門缺少松杉木料奏

內外官員前往浙江湖廣等處起運抽分前來  
用公乃以連年旱潦相仍庶民艱窘且兼之邊  
不寧不得緘默又復具疏懇乞暫為停止不必  
官往取俟各廠抽分報數與夫邊報稍寧然後  
官或令彼地方差人起運實為便利况宮門被火  
所宜深加警省亦不急之務且可暫罷營造之重  
惟當少緩

上允其言不行差遣一切停止

十一月二十五日得第二曾孫命名承德

成化十三年丁酉公年六十四歲

三月疏斥汪直罷西廠刺事

○按言行錄云成化丁酉正月  
上以上冬伏誅妖人李子龍後方銳意欲知外事見司

禮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衛官百餘人另設西廠繼之出入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俚語以聞至三月橫恣無比大肆羅織權傾中外無敢言者公獨上疏斥之復條其十罪上之畧曰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常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擅作威福虐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其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其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以致人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臣工不安於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塗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懼焉伏願體

天道之包容勿察察于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

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

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付刑獄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貪賄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則諛言不入于耳足以順情而養神苟政不加於下足以安邦而定國廷

聖壽於萬年保

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因條直十罪以聞

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國安危令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不可一日缺人守者渠敢一日擒械數人南

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危乎安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入奏

上立命撤去西廠尋後常英亦坐誣緝妖言斬于市人咸快之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

○按劉翊亦言云西廠者以別東廠也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姦大惡等事一時權宜因而未革今增西廠原非舊制伏乞革罷以安人心

### 四月編纂宋元通鑑綱目書成撰表以進

○進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表

臣輅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經以載道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鑒戒東魯至聖刪述于前考亭大儒祖述于後此春秋為經中之史而綱目實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並著作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或雜於遼金

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或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後悟予奪垂張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有待于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 景運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獨未

遑于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智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昭丕顯之誠 五福錫民建用惟皇之極 咨詢治道日御 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讐之

命錄之文梓 賜諸廷臣 嘉惠及于萬年 文命敷于四海乃者載發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法儒先之衮鉞大開兩局筆札給

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其信而傳其疑論討研磨詳其大而畧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創業積而為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于江左竟訖錄于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繫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直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于隣壤亦為採摭其事附見于當日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敷第已成混一之勢矧復衍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帝業之輝煌汎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謨邁三年鬼方之伐威加六月儼從之師此我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脩人紀巍巍功德高五帝而

冠百王者也臣輅等才不足以連經權之宜學不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微勞已見星霜之再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萃成七十二卷之書上徹

經緯少塵 睿覽伏望 正大綱舉萬目隆世道于亨嘉 興教化淑人心保鴻圖于悠久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初八日奉

勅着兼謹身殿大學士

五月十四日盧夫人六秩陰壽

○按言行錄云成化丁酉五月十四日適盧夫人六十陰壽公為文以祭祭畢而悼惜撫慟者久之因感決意休致矣二子則皆哀痛不已

六月疾作至二十一日上疏願乞休致

○按疏畧曰臣以遭讒廢棄之人賴

皇上察臣非辜起臣於猷畝之中仍置臣於宥密之地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是以朝夕思念寢食不安誓殫犬馬之勞冀効涓埃之報柰才力淺薄學識荒疏荏苒十年曾無寸補每自循省不覺汗顏邇來年紀寢加筋力愈衰眼目昏花肌體羸瘦兼以右手先因閃挫不時痛發雖在日逐力疾朝參勉強供職譬之嬰兒學走終非自然深自維念不可久冒寵榮妨碍賢路伏望皇上俯賜矜憫容臣歸保餘年則

君臣始終之義至矣

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卿歷練老成朕方倚任但自陳衰朽力求退休特茲

俞允以遂優閑陞少保還寓勅給驛與他回去該衙

門知道欽此

二十四日復上疏辭少保職

○按疏畧曰臣本以庸愚退處山林自分與草木同

朽腐誤蒙

皇上斷自宸衷召臣復任重親日月之光雨露雨

露之恩

皇上生成實難報于萬分之一柰老病侵尋自揣無裨

于事仰荷 聖明容臣歸老已為萬幸復蒙陞臣少保豈堪滋預伏

望 收回新命俾臣以舊官致仕將日與田夫野老詠詠

太平以終餘年則臣未死之日皆 陛下所賜也感

恩報 恩何能已乎 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輔導有年今乞休致特陞前職不允所辭

二十七日

上遣中貴齎勅書一道并白金寶鏡金織襲衣等物往送

于第

○謹按 勅曰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卿始以

文學才識歷事 先朝綸閣經帷成著勞勛後被累退居十有餘年逮朕

歲祚召復舊任賴以啓沃資以佐理顧委托之方 殷柰乞休之懇切茲不重違卿志特允所請爰晉

崇階仍兼兩秩并賜白金楮幣金織襲衣及給驛 舟以貺卿歸展古君人優老之禮也惟古老臣去

國惓惓不忘忠報之義卿歸豈徒日與親戚故舊 務嬉樂叙契濶而已當為鄉隣子弟師法陶成人

才為郡邑有司諮處長養黎庶斯亦忠報之大端 其于古老成不忘之義夫何愧焉故勅

七月初二日入

朝謝

恩

陛辭

上復錫宴于文華殿出即戒行公侯伯卿大夫士祖餞

門外宿城南崇恩觀

上遣中使問安者二

○按言行錄云公蒙朝廷容令致仕仲子良臣公亦欲解官歸養公不悅

曰予將老矣故歸以終吾餘年爾正在強仕之時宜竭力以圖報稱安可言歸於是良臣公惟遣三

子汝謙時二十四歲汝順時十八歲汝泰時十一歲隨公歸且勉以奉養之誠公心始安濱行在廷

文武百官莫不奔走祖餞都門外車馬塞衢行者莫能過市井小人亦謂罕見嘆美不已館閣僚屬

次第賦詩道別咸歆艷其榮名盛福非人所及比之漢疏廣焉是夕宿城南崇恩觀復出問安者絡繹不絕

上遣中使問安者二次內閣萬公安西劉公吉東劉公

羽俱至即留飲各命子孫巡勸萬公拱手曰先生歸矣生等無所宗願留一言以教公曰吾平生不

喜妄殺人耳別無他能諸公立朝當言則言當行則行毋似區區因循過日也劉公吉酌酒於地曰

吉侍先生日夕果未嘗見先生筆下妄殺一人子孫濟濟多賢此其報乎酒殘燈起各各揮淚而別

○送少保商先生致仕還淳安詩序天生一代非常之士其于出處進退屈伸顯晦常

若有意嘿相其間使名完志遂其忠可以貫乎金石而弗渝其心可以質諸鬼神而無愧其功業足以昭乎簡冊而無窮若今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素菴商先生是已先生以偉邁之才博厚之德純正之學自發解鄉闈已負公輔之望而困于太學者十年非抑之也養吾道也已而會試

殿試皆第一蓋自

國朝設科以來三登首選先生一人而已入翰林為脩撰不三四載召居內閣預參密務非用之驟也顯吾道也凡所以啓沃

君心彌縫時政有外人不及知而

朝廷獨知之者先生之功居多蓋自永樂以後翰林

儒臣黑頭柄用一人而已尋為權奸所誣養恬林

下者又十年先生處之泰然無復用世意

先帝洞知其枉欲用之弗果

皇上即位首膺召用先生忠義之心始大白於天下

豈人力哉天相之也先生感激涕知遇誓以身許

知無不言而禍福利鈍有所不計今年上疏懇以

老辭

上眷留之弗可特從其請加陞少保

錫之璽書賞賚優渥給驛以行

朝士大夫咸有眷戀之意山林常布之士聞之莫不

高其節去之日送者塞途無間老稚踈戚皆嘆息

其賢蓋自宰執大臣以老致仕始終全節如先生

者古今天下一人而已先生有丈夫子二長懋衡

由進士擢官編脩文學器識綽有父風孫魯曾滿前

森然玉樹桑榆晚景何樂如之先生復何求于世

哉而天之厚于先生者又未可量也獻從先生最

久辱愛最深因其行特述其得于天者以叙于諸

贈言之首而因嘆夫天下之士固有抱忠義而弗

獲見知于夫人以自沉晦于寂寞之濱者何可勝

數於乎其亦有可感也夫其將有以自慰也夫

成化十三年丁酉孟秋朔旦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門生王獻

書  
○詩

蚤展經綸佐

聖猷德隆望重古伊周三元名譽誰能並一代文章世

罕儔玉帶緋袍歸故里黃麻紫誥出神州古來疏  
傳今重見名遂功成羨退休  
鳳陽趙輔

○又

父登黃閣佐

飛龍華夏咸瞻翊戴功八柱擎天一雙足三元冠世萬

人雄引年解組辭中禁優詔榮歸賜上公只

恐蒼生要霖雨不容閑臥越山東

維揚蔣琬

○又

紅日中天萬國熙功成一旦奉身歸三元及第今推

似一品還鄉古亦稀松栢歲寒含晚翠桑榆雨

散晴暉門庭桃李知多少臨別依依不忍違

瓊山丘濬

○又

聖朝科第百年中三魁魁倫獨見公金鼎調元春似海

玉堂揮翰氣如虹成功范蠡身還退謝事桓榮爵

倍隆多少都門送行者仰看寥廓一冥鴻

西明楊守壯

○又

先生當代濟川舟勇退如何自急流黃閣

兩朝匡主績赤心一片為民憂蕃邦伴使還相問洛社

耆英謾共遊最是鳳毛傳世美翩翩又在

玉輝頭

姚江謝遷

○又 重扶

日轂上晴空仕路咸瞻位望崇九有人歸梅鼎內幾

多才入藥籠中賢科况著三元譽詞苑真成一代  
雄池鳳輝輝毛五色漢時疏傳未能同

太原周經

○又

半世衣冠秘殿東累

朝憂國此心同科名事業王丞相壽考見孫郭令公

優老有

恩猶玉帶到家無處不清風芝山回首

紅雲近 徵召還應在眼中

新喻傅瀚

八月十四日得第四孫命名汝晉

○按譜畧云汝晉公良輔公之長子公之第四孫也

正德十年乙亥授興府引禮舍人兄弟共六人

升庠生入國學新城縣簿汝恒益府

典膳汝孚汝觀俱郡庠生汝復子世

十月公携諸孫抵家畫錦光榮優游閭里

○按言行錄云成化丁酉十月五日公與三孫汝

謙汝願汝泰方總抵家日以詩詠太平為事得遂

林壑之樂鄉人族衆有相迎者至期輒赴無俟再

請有慕公名求詩文者援筆遂書不俟終日公之

平易近人

類如此

十四年戊戌公年六十五歲

建造

御書樓

開鑿養蓮池

○按行狀云公歸次年春二月去家百步外命工建樓屋數楹扁曰怡老堂以為藏脩之所其樓則名為

御書樓凡

三朝所錫璽書誥勅圖籍畫鈔之類咸度其中日具醇酒蔬菽以延親友故舊或至夜分達旦不寐並無惰容倦色又引水為池植蓮數本遇盛開則携孫曾往賞之

按良臣公書本怡老堂詩云寒家居淳安芝山下數百年于茲先世敝廬具存家尊近于前溪狀元

累朝經籍樓之旁為小軒軒前鑿方池種蓮以供清聽池邊蔬畦菊圃松竹交映客至相與觴咏慶和為

樂扁曰怡老堂蓋家尊荷朝廷寵用又蒙賜詔歸老林下仰戴

天子浩蕩之恩真罄名言惟優游晚景以歌咏太平

不肖敢求大人先生佳章寄歸倘沐愷賜珠玉不勝至幸

十五年己亥公年六十六歲

三月仲子良臣公進講

經筵

○按倪公岳誌云良臣公由丙戌入翰林經今十餘年每遇端陽重九節等諸大臣於

內廷宣賜牙扇虎符壽縷諸物良臣公皆預焉

七月長孫汝謙

旨許蔭補國子生

十六年庚子公年六十七歲

五月與新安黃生叙契闊

○按黃公華三生錄云新安黃生華字秀夫廷試後改實夫年十七慕公文章負笈相從蚤夜汲汲能弗懈于功至二十二輒領應天鄉薦及成化庚子夏五月赴明年春闈過公言別公留款與言曰士之仕也所以行其義也出處去就士君子立身大節不可不謹古昔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聖賢者舍此更學何事坐至夜分又思念盧夫人蚤歲苦心勞志奉姑育子男女婚嫁具有節約惜乎今不在矣華對曰此榮顯念艱難意也今以華觀懋衡先生與懋霖先生兄弟怡愉居家不較尺寸此直足為世勸又孫魯種種績學業文皆有成效莫非先生一念之積所致公雅然曰誠如友言所

謂兄弟既翁父母其順矣乎良有以也又語及一事曰即今家用始見從容無復日前之窘迫也曰先生每苦家用不足嘗對人言人弗之信今先生幸為此言豈無謂耶公笑曰天順年來家居無事性好買山種木今享其成耳特於相知道之古人云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木百年之計種德豈不信然比黃生行因製五言近體一律贈之詩云

遠道相從日 雲梯穩步時 事成應有志  
 天道復奚私 獻策登金榜 居官侍玉墀  
 平生忠與孝 此去足施為

十七年辛丑公年六十八歲

二月致書上司擒捕大盜

○按書畧云歸田商輅再拜書奉  
分巡萬大人執事 嚴州地瘠民淳無離金處頗

遠素無強盜雖往年鄧茂七葉宗留等擾攘已甚  
而此獨晏然不意去歲三次大盜寇劫本府所屬

唐宋項三大家人心驚疑檄移避匿各數月不定  
太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因防之不豫而

擒之不力唐家之賊不盡擒捕致有宋家之禍宋  
家之賊不盡擒捕致有項家之禍若項家之賊又

不作速捕絕將來之禍何可勝言如謂姑且容恕  
待其改過則強盜無改過之理如謂慮有激變則

激變不係於此夫所謂激變者號令不嚴統率非  
人官軍民快縱放真盜妄及平民需索財物騷擾

地方此乃激變耳近聞  
上司差委淳安主簿前往處州等府擒捕強盜何異

驅柔羊搏猛獸不被其吞噬亦幸矣何者地方非  
其所屬人民不相統攝彼親管所司又未免有諱

言賊事者官卑力寡奚以處之以此捕盜難矣若  
果緝訪供招已得為

上司者可坐而致之何難之云蒙  
恩致仕欽承

勅諭卿歸當為有司諮處長養黎庶欽此欽遵日擊  
民愚不忍嘿嘿特此瀆告望與

同寅諸公計度而行則  
軍民幸甚地方幸甚

仲子良臣公復同考禮部會試天下舉人遵  
上命選趙寬等三百名新安黃萃亦預第

○按少參黃公率三生錄載公書稿云輅致書  
秀夫賢友是下聯得信知登名黃甲不負所志誠

可喜矣且都臺綱紀之司規矩森然觀政于此足  
以廣智識而行檢又可喜矣但世之科舉士多為

口耳詞章之習所誤而於存心養性之功忽焉是以臨政之際言行背馳而無遠大之業蓋有由也足下聰明磊落素有遠志自今宜益求之于內以古賢人君子自期視榮華富貴一切身外之物無容心焉則將來所就詎可量乎區區守拙田園安食息無可言者因便姑吐達意惟冀亮之

成化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書

### 七月仲子良臣公陞侍

講

○賀懋衡商先生陞侍講序  
士君子讀書抱用時志其所願在遭逢

主明拜美官居要地以展其所抱負以樹勳立業以垂名于天下後世也然居中而不外補又人情所同

林允欲之甚者焉何則翰林之為地也朝關天下後世大計諸制作論撰皆出其手筆

日侍

經筵近天子道德之光一切有司諸職務舉無所涉世稱其地

為玉堂謂居者曰登瀛洲皆貴之之意云爾仕而得佔一足于其中莫不以為慶幸所以為人之子

欲也非才行之出辟葦問學之通古今人足以其也者不可得而一至其難矣哉予鄉邑懋德

先生自少穎秀承家學繼甲科初被選翰林為正吉士

編備今進秩侍講於人所至願不能一至者三任于茲且尊公鄉薦

禮闈  
廷試皆第一擢翰林脩撰累官至太子少保尚書兼學士掌

內閣絲綸後先幾二十載先生出而同朝居翰林一載餘公未及引年乞退休

詔進少保致仕蓋優待之崇士林故慕未置諸口先生繼進今秩人尤以為榮卿之人同仕于

朝諸大夫士咸以有光于卿即相率舉賀禮矣謂予亦鄉人齒稍長以贈言見囑先生所居何地予

人敢當此哉然命不容虐辱因試言之昔周定伯山甫申伯之生本諸維岳降神詩人咏歌至今

炙人口今先生父子相次而出豈無自耶予淳夫為嚴之屬邑嚴居浙之西南其地多山重崗復

環峙森聳起伏盤旋若鸞停鳳翥之狀在在有之真奇觀也每昕夕大江之潮自東北上勢若擁

峯聲撼天地抵巇而止似有神司亦罕異哉淳夫隱在萬山中正當磅礴吐吞之氣鬱積靈秀於

間往往鍾于人若拱辰之薄劣固無足數願村

狀元及第文章節行挺然一代偉人厥弟遂振緒登進士亦有文名雖嘗官翰林皆不久居入

國朝百十年餘繼之者終兩人乃歸於一門屬之父

子固由

聖明德化涵育未始不出于山川秀積父所鍾生此

明或受知

列聖致位大官秉大政潤色

皇猷珪璋治化文章德業輝然昭國史名在天下後世於山川之增重多矣先生為之子繼先志而起德量宏偉學問淵源卓有夙致公之位繼公之文章之德業為輿論所屬望尚待

聖天子用儒右文正先生納忠之地

上將以知其父者移知其子將來

簡界不可量也是則不惟無忝于公而澤於之山川

又藉以增重紳之人不亦所宜其喜而慶之如是雖於予亦有以慰之先生之所居所藏實繫于

君心治化之原轉發感動之機所在宋大儒程伊川當進講必清思存誠與以感上意而其為說當于文義之外反覆推衍歸之人主在當時如公文路公輩皆嘆之曰真侍講也以為高名言先生其必究之熟矣願體而行之又豈必無今日之文潞公學懋德為往日之伊川今日之懋德復與伊川並稱何如其榮哉并書以贈

成化壬寅春三月己卯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邑人胡拱辰書

### 九月奏改廬夫人墓

○按言行錄云成化辛丑春良臣公在翰林院一夕忽夢廬夫人與言有寒之甚既覺即致書于公相

必墓間有風也公得書消吉啟墓柩果晏馬故多方構卜如壽昌則有花園坪大山裏二處建德則有馬目源蘭谿則有尖峯塔脚皆名衣冠墓惟邑南進十里黃壇嶺下樓上坂一穴頗協公意乃遣使進京具奏蒙

上復差工部進士陳欽遷壘之實盛典也未遷之前連日淋漓月餘衆皆相與憂慮及開金井光明晴霽土色又正而堅公喜之甚寄進京平安書畧云我以拜賀

萬歲聖節後輒往仁壽看樓上坂地較之諸處獨高其勢正在爾所置田內來龍明白四山秀麗正對梅花尖峯環抱有情遂召匠打石選十一月廿一日甲申搭殿興工廿七日庚寅開金井辛卯下磚結壙三十日完十二月初三日丙申丑時啓攢未時入壙前後雨雪四十餘日惟此日驟晴紅日麗天衆口稱贊只此一晴風水不必言矣此田被佃人

耕轉放水浸灌又兼雨雪連綿浩如湖陂不意極  
深半尺就是乾土至三尺餘五色瑩然堅如精石  
鋤不能入由此觀之永無水患此田若非爾置矣  
無可成之理其穴近本坵東北背後西邊周守直  
田二畝八分愷然相後只說要換沙坵三畝東邊  
吳鳳鳴田二畝七分用價二十兩東南長坵五畝  
却是姨夫之田仍執初說謂隨意用之諒不能拒  
我也初七日回俟開正又親去整理二月十八  
日書付二官暨二  
壻二女處同意

十八年壬寅公年六十九歲

正月仲子良臣公奉

命內館授書

四月送門生黃萃宰金谿

○贈黃進士出宰金谿序

新安黃生華實夫舉成化辛丑進士觀政烏臺未

幾授江右金谿令便道過予言別予告之曰進士

科目之英也邑令斯民之表也以子之才得之固

若甚易然視之果重耶輕耶實夫拱而言曰華不

敏敢不視以為重曰然既知其重當思所以盡其

重可也我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進士之科為最所以求非常之

才責以非常之功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自洪武

至今百有餘年

聖聖相承率用此道其為重也審矣夫以進士而授之

令自常情言之孰不為取之重任之輕耶然不知

天下之治實始于邑邑令得人則民生遂矣教化

行矣彼郡馬藩焉上而

朝廷焉皆受成于此可不勞而治矣其為重也不亦明甚矣乎且聖賢所言明德新民止至善此脩己治人之術王道之大端也而後世儒者論當官之法曰清慎勤是又推衍聖賢之言以為居官守身之捷徑者也實夫平昔之所講授在此况窮之所養即達之所施茲行徃宰大邑可不盡推所學以為善政善教之本乎必也自清慎勤而砥礪志節以期造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地使美政成于一邑而佳聲播于遐邇則超擢重任可計日而待矣良驥之足詎能久淹于百里哉實夫嘗從予遊故其行也不以頌而以規實夫起謝曰敬聞命矣敢不夙夜以思以求無負于誨言遂書以為別

成化十八年壬寅四月之吉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致仕淳安商輅弘載序

太傅商文毅公年譜卷之三終

書